

陶

菴

夢

憶

陶菴夢憶目錄

第五卷

范長白

于園

諸工

姚簡叔畫

爐峯月

湘湖

柳敬亭說書

樊江陳氏橘

治沅堂

虎邱中秋夜

麋公

揚州清明

金山競渡

劉暉吉女戲

朱楚生

揚州瘦馬

陶菴夢憶卷五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范長白

范長白園在天平山下萬石都焉龍性難馴石皆芴起  
傍爲范文正公墓園外有長堤桃柳曲橋蟠屈湖面橋  
盡抵園園門故作低小進門則長廊複壁直達山麓其  
繪樓幔閣密室曲房故故匿之不使人見也山之左爲  
桃源峭壁迴湍桃花片片流出右孤山種梅千樹渡澗

爲小蘭亭茂林脩竹曲水流觴件件有之竹大如椽明  
靜娟潔打磨滑澤如扇骨是則蘭亭所無也地必古跡  
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學問但桃則谿之梅則嶼之竹則  
林之儘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籬下也余至主人出見  
主人與大父同籍以竒醜著是日釋褐大父勦之曰丑  
不冠帶范年兄亦冠帶了也人傳以笑余亟欲一見及  
出狀貌果竒似羊肚石雕一小猱其鼻聖顴頤猶殘缺  
失次也冠履精潔若諧謔談笑面目中不應有此開山

堂小飲綺疏藻幕備極華縟秘閣清謳絲竹搖颺忽出  
層垣知爲女樂飲罷又移席小蘭亭比晚辭去主人曰  
寬坐請看少焉余不解主人曰吾鄉有縉紳先生喜調  
文袋以赤壁賦有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句遂字月爲  
少焉頃言少焉者月也固留看月晚景果妙主人曰四  
方客來都不及見小園雪山石砢砢銀濤蹴起掀翻五  
泄搗碎龍湫世上偉觀惜不令宗子見也步月而出至  
元墓宿葆生叔書畫舫中

純生氏曰道安謂安道行像神明太俗世情未盡長白  
竒醜駭人而冠履精潔有此行像何待務光免俗

于園

于園在瓜州步五里舖富人于五所園也非顯者刺則  
門鑰不得出棗生叔同知瓜州携余徃主人處處欸之  
園中無他竒竒在礫石前堂石坡高二丈上植果子松  
數顆緣坡植牡丹芍藥人不得上以實竒後廳臨大池  
池中竒峯絕壑陡上陡下人走池底仰視蓮花反在天



上以空竒卧房檻外一壑旋下如螺螄纏以幽陰深邃  
竒再後一水閣長如艇子跨小河四圍灌木鬢叢禽鳥  
啾唧如深山茂林坐其中頽然碧窈瓜州諸園亭俱以  
假山顯胎於石娠於礫石之手男女於琢磨搜剔之主  
人至于園可無憾矣儀真汪園葦石費至四五萬其所  
最加意者爲飛來一峯陰翳泥濘供人唾罵余見其棄  
地下一白石高一丈濶二丈而癡癡妙一黑石濶八尺  
高丈五而瘦瘦妙得此二石足矣省下二三萬收其子

母以世守此二石何如

純生氏曰富人之園宗老亦復驅使木石

諸工

竹與漆與銅與窯賤工也嘉興臘竹王二之漆竹蘇州  
姜華雨之筭策竹嘉興洪漆之漆張銅之銅徽州吳明  
官之窯皆以竹與漆與銅與窯名家起家而其人且與  
縉紳先生列坐抗禮焉則天下何物不足以貴人特人  
自賤之耳

純生氏曰此不特爲諸工言之正要人人良貴

姚簡叔畫

姚簡叔畫千古亦千古戊寅簡叔客魏爲上賓余寓  
桃葉渡往來者閔汶水曾波臣一二人而已簡叔無半  
面交訪余一見如平生歡遂榻余寓與余料理米鹽之  
事不使余知有空拉余飲淮上館潦倒而歸京中諸勳  
戚大老朋儕緇衲高人名妓與簡叔交者必使交余無  
或遺者與余同起居者十日有蒼頭至方知其有妾在

寓也簡叔塞淵不露聰明爲人落落難合孤意一往使人不可親疎與余交不知何緣反而求之不得也訪友報恩寺出冊葉百方宋元名筆簡叔眼光透入重紙據梧精思百無人色及歸爲余做蘇漢臣一圖小兒方據澡盆浴一脚入水一脚退縮欲出宮人蹲盆側一手掖兒一手爲兒擤鼻涕旁坐宮娥一兒浴起伏其膝爲結繡鞦一圖宮娥盛粧端立有所俟雙鬟尾之一侍兒捧盤盤列二甌意色向容一宮娥持其盤爲整茶鐫詳視

端謹覆視原本一筆不可失

純生氏曰聰明不露孤意一往是人千古紙透眼光面  
無人色是畫千古宗老心傳簡叔不傳之妙乃令人得見  
蘇漢臣畫圖奇絕

爐峯月

爐峯絕頂複岫迴巒斗聳相亂千丈巖呶牙橫梧兩石  
不相接者丈許俯身下視足震懾不得前王文成少年  
曾酌而過人服其膽余叔爾蘊以氈裹體縋而下余挾

二樵子從壑底掄而上可謂癡絕丁卯四月余讀書天  
瓦菴午後同二三友人登絕頂看落照一友曰少需之  
俟月出去勝期難再得縱遇虎亦命也且虎亦有道夜  
則下山覓豚犬食耳渠上山亦看月耶語亦有理四人  
踞坐金簡石上是日月政望日沒月出山中草木都發  
光恠悄然生恐月白路明相與策杖而下行未數武半  
山噪嘯乃余蒼頭同山僧七八人持火燎鞵刀木棍疑  
余輩遇虎失路緣山叫喊耳余接聲應奔而上扶掖下

之次日山背有人言昨晚更定有火燎數十把大盜百餘人過張公嶺不知出何地吾輩匿笑不之語謝靈運開山臨澥從者數百人太守王琇驚賊謂是山賊及知爲靈運乃安吾輩是夜不以山賊縛獻太守亦幸矣純生氏曰膽量不減文成縫而下披而上策杖而下奔而上俱從趺而過一氣出

湘湖

西湖田也而湖之成湖焉湘湖亦田也而湖之不成湖

焉湖西湖者坡公也有意於湖而湖之者也湖湘湖者任長者也不願湖而湖之者也任長者有湘湖田數百頃稱巨富有術者相其一夜而貧不信縣官請湖湘湖灌蕭山田詔湖之而長者之田一夜失遂赤貧如術者言今雖湖尙田也不下，插板不築堰則水立涸是以湖中水道非熟於湖者不能行咫尺游湖者堅欲去必尋湖中小船與湖中識水道之人遡十闕三鯁咽不之暢焉湖裏外鎖以橋裡湖必愈佳蓋西湖止一湖心亭爲眼



中黑子湘湖皆小阜小墩小山亂插水面四圍山趾稜  
稜礪礪濡足入水尤爲奇峭余謂西湖如名妓人人得  
而媠褻之鑑湖如閨秀可欽而不可狎湘湖如處子眇  
姪羞澁猶及見其未嫁時也此是定評確不可易

純生氏曰寫湘湖以西湖起以鑑湖結自是獨創之才  
昔有比西湖美人湘湖處士鑑湖神仙者語同一致此  
特以韻語出之耳

柳敬亭說書

南京柳麻子鬢黑滿面疔瘡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嘞矣聲如巨鍾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譽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閒中着色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

下人咕嗶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不輒言故不得強每  
至丙夜拭桌剪燈素巍靜遽欸欸言之其疾徐輕重吞  
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  
諦聽不怕其不齟舌死也柳麻子貌竒醜然其口角波  
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變故其行  
情正等

純生氏曰說書記口角眼日常耳衣服恬靜獨傳波俏  
流利之神土木形骸情乎此矣月生口角眼目宗老言

之此以麻子分其婉變更是入神之言

樊江陳氏橘

樊江陳氏辟地爲果園枸菊圍之自麥爲蒟醬自秫釀酒酒香冽色如淡金蜜珀酒人稱之自果自蓆以螿醴之爲冥果樹謝橘百株青不擷酸不擷不樹上紅不擷不霜不擷不連蒂剪不擷故其所擷橘皮寬而綻色黃而深瓢堅而脆筋解而脫味甜而鮮第四門陶堰道墟以至塘棲皆無其比余歲必親至其園買橘寧遲寧

貴寧少購得之用黃砂缸藉以金城稻草或燥松毛收之閱十日草有潤氣又更換之可藏至三月盡甘脆如新擷者枸菊城主人橘百樹歲獲絹百疋不愧木奴純生氏曰樊江百樹橘其人與百戶等

治沉堂

古有折字法宣和間成都謝石折字言禍福如響欽宗聞之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試之石見字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書也中貴人愕然石曰朝字離之爲十月

十日乃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得非上位耶一國駭異  
吾越謝文正廳事名保錫堂後易之他姓主人至亟去  
其扁人問之曰分明寫某人易金堂朱石門爲文選署  
中額典劇二字繼之者顧諸吏曰爾知諸公意乎此二  
字離合言之曰曲處曲處八刀八刀耳歛許相國孫志  
吉爲大理評事受魏璫指案賣黃山勢張甚當道媚之  
送一扁曰大卜于門里人夜至增減其筆畫凡三一日  
天下未聞一倒讀之曰闔手下犬一曰太平拿問後直

指提問械至太平果如其言凡此數者皆有義味而吾鄉縉紳有名治沅堂者人不解其義問之笑不答力究之縉紳曰無他意亦止取三台三元之義云爾聞者噴飯

純生氏曰得且佳爲佳耳

虎邱中秋夜

虎邱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變童及游冶惡少清客幫閑

僮走空之輩無不鱗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鶴澗劍池  
申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氈席地坐登高  
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處大  
吹大播十番饒鈸漁陽摻搥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嗥叫  
不聞更定鼓饒漸歇絲管繁興襍以歌唱皆錦帆開澄  
湖萬頃同場大曲蹲踏和鑼絲竹肉聲不辨拍煞更深  
人漸散去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獻技  
南北襍之管絃迭奏聽者方辨句字藻鑑隨之二鼓人



靜悉屏管絃洞簫一縷哀澁清綿與肉相引尙存三四  
迭更爲之三鼓月孤氣肅人皆寂聞不襍蚊虻一夫登  
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雲串度抑揚  
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鍼芥心血爲枯不敢擊節惟有點  
頭然此時鴈比而坐者猶存百十人焉使非蘇州焉討  
識者

純生氏曰曲高和寡千古不易較之客歌郢中光彩煥  
發十倍

麋公

萬歷甲辰有老醫馴一大角鹿以鐵鉗其趾設鞍韉其上用籠頭銜勒騎而走角上掛葫蘆藥甕隨所病出藥服之輒愈家大人見之喜欲售其鹿老人欣然肯解以贈大人以三十金售之五月朔日爲大父壽大父偉碩跨之走數百步輒立而喘常命小僮籠之從游山澤次年至雲間解贈陳翁公翁公羸瘦行可連二三里大喜後携至西湖六橋三竺間竹冠羽衣往來於長堤深柳

之下見者嘖嘖稱爲謫仙後眉公復號麋公者以此  
純生氏曰麋公不及雪精多矣

揚州清明

揚州清明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必  
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摺再三不辭往復監門  
小戶亦攜殺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昨自鈔關  
南門古渡橋天寧寺平山堂一帶靚粧藻野衮服縵川  
隨有貨郎路傍擺設骨董古玩并小兒器具博徒持小

杭坐空地左右鋪衫半臂紗裙汗悅銅爐錫注瓷甌  
漆奩及肩彘鮮魚秋梨福橘之屬呼朋引類以錢擲地  
謂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謂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  
其處人環觀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  
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  
岡鬪雞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  
老僧因果瞽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日暮霞生車  
馬紛沓宦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臻臻

簇簇奪門而入余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  
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  
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南宋張擇端作清  
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  
盱能無夢想

純生氏曰錦鋪繡列雕績滿眼

### 金山競渡

看西湖競渡十二三次已已競渡於秦淮辛未競渡於

無錫壬午競渡於瓜州於金山寺西湖競渡以看競渡  
之人勝無錫亦如之秦淮有燈船無龍船龍船無瓜州  
比而看龍船亦無金山寺比瓜州龍船一二十隻刻畫  
龍頭尾取其怒傍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綵篷  
前後旌幢繡傘取其絢撞鉦撾鼓取其節艑後列軍器  
一架取其鏑龍頭上一人足倒豎故斂其上取其危龍  
尾掛一小兒取其險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晝地而  
出五日出金山鎮江亦出驚湍跳沫羣龍格鬪偶墮洄

渦則百蛙捷梓蟠委出之金山上人圍簇隔江望之蠹  
附蜂屯蠢蠢欲動晚則萬牒齊開兩岸沓沓然而沸  
純生氏曰寫得生生活活吾恐天龍聞而下之

劉暉吉女戲

女戲以妖冶恕以蟬緩恕以態度恕故女戲者全乎其  
爲恕也若劉暉吉則異是劉暉吉奇情幻想欲補從來  
梨園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宮葉法善作場上一時黑  
魃地暗手起劍落霹歷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圖

如規四下以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  
兔搗藥輕紗幔之內燃賽月明數株光燄青黎色如初  
曙撒布成梁遂躡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爲戲也其他如  
舞燈十數人手携一燈忽隱忽現惟幻百出匪夷所思  
令唐明皇見之亦必目睜口開謂瞿瑜場中那得如許  
光恠耶彭天錫向余道女戲至劉暉吉何必男子何必  
彭大天錫曲中南董絕少許可而獨心折暉吉家姬其  
其賞鑒定不草草



純生氏曰諸書記李三郎八月本無此光恠

朱楚生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  
十分之一者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與楚生輩講  
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劍畫中人等戲雖  
崑山老教師細細摹擬斷不能加其毫末也班中脚色  
足以鼓吹楚生者方留之故班次愈妙楚生色不甚美  
雖絕世佳人無其風韻楚楚謾謾其孤意在眉其深情

在曉其解意在烟視媚行性命於戲下全力爲之曲白  
有誤稍爲訂証之雖後數月其誤處必改削如所語楚  
生多坐馳一徃深情搖颺無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橋日  
晡烟生林木宵冥楚生低頭不語泣如雨下余問之作  
飾語以對勞心懣懣終以情死

純生氏曰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  
天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燄同煎可爲楚生一唱三嘆

揚州瘦馬

楊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駟僧咸集其門如蠅附羶撩撲不去黎明卽促之出門媒人先到者先挾之去其餘尾其後接踵伺之至瘦馬家坐定進茶牙婆扶瘦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徃上走走曰姑娘轉身轉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悄悄盡褫其袂手出臂出膚亦出曰姑娘悄悄相公轉眼偷覷眼出曰姑娘幾歲了曰幾歲聲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

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請回一人進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髻曰插帶看中出錢數百文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又有數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盡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紅衫千篇一律如學字者一字寫至百至千連此字亦不認得矣心與目謀毫無把柄不得不聊且遷就定其一人插帶後本家出一紅單上

寫綵緞若干金花若干財禮若干布疋若干用筆蘸墨  
送客點閱客批財禮及緞疋如其意則肅客歸歸未抵  
寓而鼓樂盤擔紅綠羊酒在其門久矣不一刻而禮幣  
饅果俱齊鼓樂導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轎花燈擎燎火  
把山人僮相紙燭供果牲醴之屬門前環侍廚子挑一  
擔至則蔬果餠饌湯點花棚糖餅桌圍坐褥酒壺盃箸  
龍虎壽星撒帳牽紅小唱弦索之類又畢備矣不待覆  
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轎及親送小轎一齊往迎鼓樂

燈燎新人轎與親迎轎一時俱到矣新人拜堂親送上  
席小唱鼓吹喧填熱鬧日未午而討賞遽去急往他家  
又復如是

純生氏曰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

陶菴夢憶卷五終

陶菴夢憶目錄

第六卷

彭天錫串戲

目蓮戲

甘文臺爐

紹興燈景

韻山

天童寺僧

水滸牌

煙雨樓

朱氏收藏

仲叔古董

嚙社

魯府松棚

一尺雪

菊海



曹山

齊景公墓花罇

陶菴夢憶卷六

仁和王文誥純生編

彭天錫串戲

彭天錫串戲妙天下然齣齣皆有傳頭未嘗一字杜撰  
曾以一齣戲延其人至家費數十金者家業十萬緣手  
而盡三春多在西湖曾五至紹興到余家串戲五六十  
場而窮其技不盡天錫多扮丑淨千古之姦雄佞倖經  
天錫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錫之

口角而愈險設身處地恐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皺眉

眡眼實實腹中有劍笑裏有刀鬼氣殺機陰森可畏蓋

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一肚皮礫

砢不平之氣無地發洩特於是發洩之耳余嘗見一齣

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嘗比之天上一夜好

月與得火候一盃好茶祇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

不盡也恒子野見山水佳處輒呼奈何奈何真有無可

奈何者口說不出

純生氏曰書史山川機械礫砢本是戲場天錫一肚皮  
書史山川機械礫砢發於戲而天錫不自知宗老一肚  
皮書史山川機械礫砢發於天錫之戲而亦不自知總  
之串戲者與看戲者俱是戲中之戲惟自認爲真面目  
耳

目蓮戲

余蘊叔演武場搭一大臺選徽州旌陽戲子剽輕精悍  
能相撲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蓮凡三日三夜四圍

女臺百什座戲子獻技臺上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觔  
斗蜻蜓蹬罈蹬白跳索跳圈竄火竄劍之類大非情理  
凡天神地祇牛頭馬面鬼母喪門夜叉羅刹鋸磨鼎鑊  
刀山寒冰劍樹森羅鐵城血澥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  
爲之費紙札者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戲中套  
數如招五方惡鬼劉氏逃棚等劇萬餘人齊聲吶喊熊  
太守謂是海寇卒至驚起差衙官偵問余叔自往復之  
乃安臺成叔走筆書二對一曰果證幽明看善善惡惡

隨形答響到底來那箇能逃道通晝夜任生生死死換  
姓移名下場去此人還在一日裝神扮鬼愚蠢的心下  
驚慌怕當真也是如此成佛作祖聰明人眼底忽畧臨  
了時還待怎生真是以戲說法

純生氏曰腕下有鬼可抵一篇鬼方記

### 甘文臺爐

香爐貴適用尤貴耐火三代青綠見火卽敗壞哥汝窯  
亦如之便用便火莫如宣爐然近日宣銅一爐價百四

五十金焉能辦之北鑄如施銀匠亦佳但麤劣可厭蘇  
州甘回子文臺其撥蠟範沙深心有法而燒銅色等分  
兩與宣銅欸緻分毫無二俱可亂真然其與人不同者  
尤在銅料甘文臺以回回教門不崇佛法烏斯藏滲金  
佛見卽錘碎之不介意故其銅質不特與宣銅等而有  
時寔勝之甘文臺自言佛像遭劫已七百尊有奇矣余  
曰使回回國別有地獄則可

純生氏曰物情不齊貴於適用禮以多少大小高下文

素爲貴不過適用二字若不適用而以爲貴是懸衡陳繩墨設規矩而見欺於輕重曲直方圓矣一爐卽可充類至意之盡

### 紹興燈景

紹興燈景爲海內所誇者無他竹賤燈賤燭賤故家家可爲之賤故家家以不能燈爲恥故自莊達以至窮簷曲巷無不燈無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過橋中橫一竹挂雪燈一燈毬六大街以百計小巷以什計從巷口



回視巷內複疊堆垛鮮妍飄灑亦足動人十字街搭木  
棚挂大燈一俗曰呆燈畫四書千家詩故事或寫燈謎  
環立猜射之庵堂寺觀以木架作柱燈及門額寫慶賞  
元宵與民同樂等字佛前紅紙荷花琉璃百盞以佛圖  
燈帶間之熊熊煜煜廟門前高臺鼓吹五夜市屢如橫  
街軒亭會稽縣西橋閭里相約故盛其燈更於其地鬪  
獅子燈鼓吹彈唱施放烟火擠擠襍襍小街曲巷有空  
地則跳大頭和尚鑼鼓聲錯處處有人團簇看之城中

婦女多相率步行往鬧處看燈否則大家小戶襍坐門前吃瓜子糖豆看往來士女午夜方散鄉村夫婦多在白日進城喬喬畫畫東穿西走曰鑽燈棚曰走燈橋天晴無日無之萬歷間父叔輩於龍山放燈稱盛事而年來有效之者次年朱相國家放燈塔山再次年放燈蕞山蕞山以小戶效顰用竹棚多挂紙魁星燈有輕薄子作口號嘲之曰蕞山燈景實堪誇箔篠竿頭掛夜叉若問搭彩是何物手巾脚布神袍紗繇今思之亦是不惡

純生氏日記紹興燈事精詳亦復生動

韻山

大父至老手不釋卷齋頭亦喜書畫瓶几布設不數日  
繙閱搜討塵堆研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塵硯中磨墨  
一方頭眼入於紙筆潦草作書生家蠅頭細字日晡向  
晦則攜卷出簾外就天光熱燭檠高光不到紙輒倚几  
攜書就燈與光俱頽每至夜分不以爲疲常恨韻府羣  
玉五車韻瑞寒儉可笑意欲廣之乃博采羣書用淮南

大小山義摘其事曰大山摘其語曰小山事語已詳本韻而偶寄他韻下曰他山膾炙人口者曰殘山總名之曰韻山小字裝績烟煤殘楮厚如磚礮者三百餘本一韻積至十餘本韻府五車不啻千倍之矣政欲成帙胡儀部青蓮攜其尊人所出中秘書名永樂大典者與韻山政相類大秩三十餘本一韻中之一字猶不盡焉大父見而太息曰書囊無盡精衛啣石填海所得幾何遂輟筆而止以三十年之精神使爲別書其博洽應不在

王弇州楊升庵下今此書再加三十年亦不能成縱成亦力不能刻筆塚如山祇堪覆斃余深惜之丙戌兵亂余載往九里山藏之藏經閣以待後人

純生氏曰山產也產萬物者也又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石而高也以韻而推極於萬事萬物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謂之韻山不亦宜乎

天童寺僧

戊寅同秦一生詣天童訪金粟和尚至山門見萬工池

綠淨可鑑鬚眉傍有大鍋覆地問僧僧曰天童山有龍  
藏龍常下飲池水故此水芻穢不入正德間二龍鬪寺  
僧五六百人撞鐘鼓撼之龍怒掃寺成白地鍋其遺也  
入大殿宏麗莊嚴折入方丈通名刺老和尚見人便打  
曰捧喝余坐方丈老和尚遲遲出二侍者執杖執如意  
先導之南向立曰老和尚出又曰怎麼行禮蓋官長見  
者皆下拜無抗禮余屹立不動老和尚下行賓主禮侍  
者又曰老和尚怎麼坐余又屹立不動老和尚肅余坐

坐定余曰二生門外漢不知佛理亦不知佛法望老和尚慈悲明白開示勿勞捧喝勿落機鋒只求如家常白話老實商量求個下落老和尚首肯余言導余隨喜蚤晚齋方丈敬禮特甚余徧觀寺中僧匠千五百人俱春者碓者磨者餽者汲者爨者鋸者劈者菜者飯者猙獰急遽大似吳道子一幅地獄變相老和尚規矩嚴肅常自起撞人不止捧喝

純生氏曰老和尚巖巖如孤松之獨立宗老謾謾如勁

松下風

水滸牌

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鎧冑古器械章侯自寫其所學所  
問已耳而輒呼之曰宋江曰吳用而宋江吳用亦無不  
應者以英雄忠義之氣鬱鬱芊芊積於筆墨間也周孔  
嘉句余促章侯孔嘉句之余促之凡四閱月而成余爲  
作緣起曰余友章侯才足揆天筆能泣鬼昌谷道上婢  
囊嘔血之詩蘭渚寺中僧秘開花之宇兼之力開畫苑



遂能目無古人有索必酬無求不與旣蠲郭恕先之癖  
喜周賈耘老之貧畫水滸四十人爲孔嘉八口計遂使  
宋江兄弟復覩漢官威儀伯益考著山海遺經獸毳鳥  
毼皆拾爲千古竒文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青面獠牙盡  
化作一團清氣收掌付雙荷葉能月繼三石米致二斗  
酒不妨特贈珍重如柳河東必日灌薔薇露薰玉蕤香  
方許解觀非敢阿私願公同好

純生氏曰鬼斧神工獨出意匠宛然老遲畫稿

煙雨樓

嘉興人開口煙雨樓天下笑之然煙雨樓故自佳樓襟  
對鶯澤湖涇涇濛濛時帶雨意長蘆高柳能與湖爲淺  
深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載書畫茶酒與客期於煙雨樓  
客至則載之去艤舟於烟波縹渺態度幽閑茗爐相對  
意之所安經旬不返舟中有所需則逸出宣公橋角里  
街果蔬蔬蠶法善瓊蘇咄嗟立辨旋即歸航柳灣桃塢  
癡迷佇想若遇仙緣灑然言別不落姓氏間有倩女離

魂文君新寡亦效顰爲之淫靡之事出以風韻習俗之惡愈出愈奇

純生氏曰大爲煙雨樓生色一片熱心多被布帆卷去能不作有情癡魚樂國中果有此無邊風月否耶

### 朱氏收藏

朱氏家藏如龍尾觥合卺盃雕鏤刻真屬鬼工世不再見餘如秦銅漢玉周鼎商彝哥窯倭漆廠盒宣爐法書名畫晉帖唐琴所畜之多與分宜埒富時人譏之余

謂博洽好古猶是文人韻事風雅之列不黜曹瞞賞鑑之家尙存秋壑詩文書畫未嘗不擡舉古人恒恐子孫效尤以袖攫石攫金銀以賺田宅豪奪巧取未免有累盛德聞昔年朱氏子孫有欲賣盡坐朝問道四號田者余外祖蘭風先生譁之曰你只管坐朝問道怎不管垂拱平章一時傳爲佳話

純生氏曰龍尾觥真贋不一購辨若狂寧止費辭說耶所不同於擇端金明池者幸矣

仲叔古董

葆生叔少從渭陽游遂精賞鑒得白定爐哥窯瓶官窯  
酒匱項墨林以五百金售之辭曰留以殉葬癸卯道淮  
上有鐵梨木天然凡長丈六濶三尺滑澤堅潤非常理  
淮撫李三才百五十金不能得仲叔以二百金得之解  
維遽去淮撫大恚怒差兵躡之不及而返庚戌得石璣  
三十觔取日下水滌之石罅中光射如鸚哥祖母知是  
水碧仲叔大喜募玉工倣朱氏龍尾觥一合卮盃一享

價三千其餘片屑寸皮皆成異寶仲叔羸資巨萬收藏  
日富戊辰後倅姑熟倅姑蘇尋令盟津河南爲銅藪所  
得銅器盈數車美人觚一種大小十五六枝青綠徹骨  
如翡翠如鬼眼青有不可正視之者歸之燕客一日失  
之或是龍藏收去

純生氏曰葆生非特賞鑑畫山水秀潤有致余從趙棗  
森見之採入韻山堂亥旣珠音一書陳章侯其壻也

噓社

仲叔善詆諧在京師與漏仲容沈虎臣韓求仲輩結噤  
社噤喋數言必絕纓噴飯漏仲容爲帖括名士常曰吾  
輩老年讀書做文字與少年不同少年讀書如快刀切  
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處一過輒了老年如以指頭  
掐字掐得一個只是一個掐得不着時只是白地少年  
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現成文字掛在天上頃刻下來  
刷入紙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惡心嘔吐以手掘入齒噓  
出之出亦無多總是渣穢此是格言非止諧語一日韓

求仲與仲叔同讌一客欲連名速之仲叔曰我長求仲則我名應在求仲前但綴蠅頭於如拳之上則是細註在前白文在後那有此理人皆失笑沈虎臣出語尤尖巧仲叔候座師收一帽套此日嚴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冷悠悠其滑稽多類此

純生氏曰蔡中郎得論衡每秘之而譚更遠有從帳中捉得者邕丁寧云唯我與子共之勿廣也結噤社者未



知所本何書

魯府松棚

報國寺松蔓引彈委已入藤理入其下者蹒跚踏氣  
不得舒魯府舊邸二松高丈五上及簷髣勁竿如虵脊  
屈曲撐距意色酣怒鱗爪拏攫義不受制鬣起鍼鍼怒  
張如戟舊府呼松棚故松之意態情理無不棚之便殿  
三楹盤鬱殆逼暗不通天密不通雨魯憲王晚年好道  
嘗取松肘一節抱與同卧久則滑澤酣醅似有血氣

純生氏曰千秋萬歲知者誰曰張長公

一尺雪

一尺雪爲芍藥異種余於兗州見之花瓣純白無鬚萼  
無檀心無星星紅紫潔如羊脂細如鶴翮結樓吐舌粉  
艷雪腴上下四旁方三尺幹小而弱力不能支蕊大如  
芙蓉輒縛一小架扶之大江以南有其名無其種有其  
種無其土蓋非充勿易見之也兗州種芍藥者如種麥  
以糶以畝花時讌客棚於路綵於門衣於壁障於屏綴

於簾簪於席裯於階者畢用之日費數千勿惜余昔在  
兗友人日剪數百朶送寓所堆垛狼籍真無法處之  
純生氏曰此似玉盤盃者

菊海

兗州張氏期余看菊去城五里余至其園盡其所爲園  
者而折旋之又盡其所不盡爲園者而周旋之絕不見  
一菊異之移時主人導至一蒼莽空地有葦廠三間蕭  
余入徧觀之不敢以菊言真菊海也廠三百砌壇三層

以菊之高下高下之花大如瓷甌無不毳無不甲無不  
金銀荷花瓣色鮮艷異凡本而翠葉層層無一葉蚤脫  
者此是天道是土力是人工缺一不可焉兗州縉紳家  
風氣襲王府賞菊之日其桌其杌其燈其爐其盤其盒  
其盃盞其筯器其盃盤大觥其壺其幃其褥其酒其麪  
食其衣服花樣無不菊者夜燒燭照之蒸蒸烘染較日  
色更浮出數層席散撤葦簾以受繁露

純生氏曰菊海可泛吾將一繫故園心

曹山

萬歷甲辰大父游曹山大張樂於獅子巖下石梁先生戲作山君檄討大父祖昭明太子語謂若以管絃汚我巖壑大父作檄罵之有曰誰云鬼刻神鏤竟是殘山剩水石簣先生嗤石梁曰文人也那得犯其鋒不若自認以殘山剩水四字摩崖勒之先輩之引重如此曹石宕爲外祖放生池積三十餘年放生幾百千萬有見池中放光如萬炬燭天魚蝦荇藻附之而起直達天河者余

少時從先宜人至曹山菴作佛事以大竹筵貯西瓜四  
浸岩內須臾大聲起巖下水噴起十餘丈三小舟纜斷  
顛翻波中衝擊幾碎舟人急起視見大魚如舟口欲四  
瓜掉尾而下

純生氏曰袁宗道云月炤李花清瘦冷淡似對石簣面  
孔今讀嘯石梁語兼有陶先生神氣

齊景公墓花罇

霞頭沈僉事宦遊時有發掘齊景公墓者跡之得銅豆

三大花罇一二豆樸素無竒花罇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廠四面戟楞花紋獸面麤細得欸自是三代法物歸乾陽劉太公余見賞識之太公取與嚴一介不敢請及宦粵西外母歸余齋頭余拂拭之爲發異光取浸梅花貯水汗下如雨踰刻始收花謝結子大如雀卵余藏之兩年太公歸自粵西稽覆之余恐傷外母意亟歸之後爲馭僮所啖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聞在歙縣某氏家

廟

純生氏曰膽瓶實豬汁亦能花實

陶菴夢憶卷六終